

祝平次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朱子與明初理學的發展

中國哲學叢刊



祝平次著

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祝平次著--初版.--臺北市：

臺灣學生，民83

面； 公分. (中國哲學叢刊；38)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5-0590-0 (精裝).--ISBN 957-15
-0591-9 (平裝)

1. (宋) 朱熹-學術思想-哲學 2. 理學-中國-明
(1368-1644)

125.5

83000497

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全一冊)

著作者：祝 平 次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100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 00024668

電話：3634156

FAX：(02) 3636334

印刷所：常新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翠華街8巷13號

電話：9524219・9531688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偉業街99號連順大廈五字

樓及七字樓 電話：7959595

定價 新台幣二三〇元

平裝新台幣一七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初版

1203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15-0590-0 (精裝)

ISBN 957-15-0591-9 (平裝)

前 言

學術界現存研究朱子的著作不可謂不多，然各種取徑對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朱子哲學理論的整全性，或多或少都有不足之處。

錢穆先生一生心崇朱學，所編著之《朱子新學案》對於朱子在理學以及經、史、子、集之學各方面的成就都有精闢的見解。為學者提供了一便捷的路徑以窺朱子學之全貌。更讓我們對於朱子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一深切的了解。錢先生治學方向近於朱子，學識深厚寬博，有此成績，自不足異。然而在解析朱子思想時，偶而過於淺簡，難免於精微處不能明解，而時有含混僥侗之嫌。書中時言朱子可以含括象山，即是一例。對於理、氣、心、性間種種複雜問題，也未能細剖。

陳榮捷先生以英文寫了很多關於朱子的文章。在將朱子思想引介到西方學界的同時，也將西方學者研究漢學的成果介紹到東方。對於朱子學術的把握重在全面性的了解。其對文獻的了解探討，雖不如錢先生深入，然而對於朱子學術以外的種種面向都能有所論述，使得學者對於朱子的人品生活有更鮮活的印象。而對於朱子思想的把握，也不夠細密。

分析朱子思想最為深入的，恐莫過於牟宗三與唐君毅兩位先生。牟先生以康德倫理學系統闡解儒學，對於儒學的精微細密剖析入理。其能入康德、出康德，建立其自身的「道德形上學」；棄康德的本體不可知論，而發揚「智的直覺」，有述有創，一家

之學已然成立；其爲一代之師，確爲名至實歸。然而牟先生直探本原的作法，使得他勇於判分不同思想系統的價值；在其價值判準建立之後，對於他所面對的思想體系，難免有比較、定位之舉。在這種情形下、合乎其判準的思想體系，易得到他同情的了解；與其相異的系統，難免就有扞隔之處。相較於其對象山、陽明的精彩闡揚，其對伊川、朱子體系的解釋難免稍嫌闇淡。而且其解釋、整理伊川、朱子資料時，明顯是以其判準作爲安排。在有完全相應的了解之前，已肯定兩人體系的缺失；故在闡釋資料時，以負面批評爲主脈，對於兩家理論背後預設、或理論的目的，較少完整的說明。如明道、伊川學術異同，朱子繼承明道處，朱子性即理、心統性情、心具衆理等等命題不能深入細剖綜觀。難免令人有憾。

比起牟先生，唐先生較能將其西學根基放在一邊。不先作哲學判思，而求出倫理問題的唯一判準；不讓西學引導其求出最終判準，而將西學當成解析工具。然而其所著《中國哲學原論》屬於分論性質，難以令人看出理論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而且在其應用西學的分析架構時，其問題取向也易發生偏向，還是無法完全掌握原來問題在其脈絡的應有意涵。如在論朱陸異同時，唐先生還是無法避免「歷史進步」的觀念，在單個點上肯定後來者之進於往昔者。然而這種基於點上的肯定，實爲不足。

錢、陳、牟、唐四位先生皆大有功於朱子，二重歷史、二重哲學析判，其學術亦正足以相輔相成。然而現時還各有所缺，綜合的工作，正還有待於後人。作者限於學力，此文所重唯在朱子思想理論的整體闡釋；至於歷史研究的細密工夫，期在將來能再

加以補足。

至於大陸學者的著作，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其意識批判的學風猶存。然而這現象在最近已改善不少，也已有不少的學術著作頗為可觀。專論朱子思想的，陳來的著作應是其中的佼佼者。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已綜合歷史研究與哲學析判，對於朱子各個思想命題都有細密的歷史研究。其主要的缺失在於太過將朱子理論的解釋放進其所構想的「歷史發展」來看，於是強調各個階段的演變，而忽略其中各個階段的聯繫關係；又在理解朱子思想時，難以避開西方哲學的概念，不能從朱學中發現其理論的架構。

本文自難相較於上述五位先生的大作，然文中部分管窺之見或有補於諸先生之所忽，亦望因而能有益於朱子思想之闡明。

本文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重在闡釋朱子思想的整體性，解明朱子理、氣、心、性四個重要概念間的主要關係；第二部分則研討明初理學的發展，觀察從朱學到王學的轉變脈絡。全文分成四章。

在第一章，首先檢視作為朱子整個思想體系的基礎——理氣論。這基礎是一種逆序的反思，不是朱子思想發展的歷史時序而是邏輯相關的順序。在第一節，我以一些簡單的理論模式解釋宋前儒學在受到道、釋衝擊的情形下，如何以對反構設的方式，以破為立地建設自己的理氣論與之相抗。這種抗衡關係影響到了理氣論的定向，使得宋儒理氣論多少帶有一些和道釋思想針鋒相對的取向和內容，箇中最重要的就是證明世界的實存和人物的差異。

第二節討論朱子理氣論中的理氣關係，對於理氣是否為一、理在氣先、理生氣等問題，希望從朱子體系中求得一較圓滿的解

釋。這些問題，朱子雖然沒有徹底地解決，然而這並不妨礙其所欲證明的世界的實存。在諸多字面上矛盾的資料中，我試著依朱子的思路建立一宇宙產生的行程，從不同的行程時段對資料加以解釋，予朱子前後期的想法一較合理、連貫的解釋。朱子的理氣論因《語類》的記載展現出的是朱子對許多問題尋思的過程，而非一已然的結果，故時有矛盾之處。然而其理氣論與心性論之間的密切關係，卻能使我們對於朱子如何構思他的整個體系有更好的了解。

第三節討論朱子理氣論中人物異同的問題。首先對照先秦儒與宋儒辨人物異同重點的不同，看出宋儒對儒學的推廣。然後觀察朱子對這問題的意見和北宋諸儒有何異同。最後辨明朱子如何去解決宋儒因理論的偏轉為儒學帶來的新問題。

在檢討資料的過程中，可以見出朱子對理氣論諸多問題的解決方式非常混雜。造成這種混雜的原因有二：一、理氣論本身所欲解釋的對象的雜多性原本就非一簡單的理論所能解釋清楚，加上朱子本身又欲將其理論建構成一無所不含納於其中的系統，終使得這系統的繁瑣支脈成為整個理論的累贅；二、朱子卻將理氣論與其倫理學聯合的企圖，使原本應不涉價值問題的理氣論融入了道德的問題當中，使得問題更加複雜，終難免出現左支右繙的現象。

然而第一個問題，原本就是任何宇宙論必須面對的難題。如果一宇宙論不能解釋「所有」的宇宙現象，那就證明這理論的普遍性有問題；如果要面面俱到，那一宇宙論的建立永遠不可能完成。第二個問題，也是理學共有的問題，只是其他理學家只將所

謂的生生之理停留在創生階段，然後在談論人物異同時即將人物分開，使得物的道德意義只在人的道德實踐中而顯。只是因為人物既然同源，而且這源頭也是道德價值的根源，故而物作為一主體和物作為人實踐情境的客體的不同就成了一重要的問題。朱子意圖含納其前諸儒的理論而開展之，對於這問題也希望將含混不清之處加以解明，然而這卻使物理和事理一方面有很好的連繫、一方面卻也使得物和事更加困難。

第二章討論朱子的心性論。第一節討論「性即理」可能的三種含義——性理即理氣之理、人性即物理、心性即事理。不同的含義擺在朱子的整全思想裡，所偏重的意義各有不同。性理與理氣導出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問題，使理氣相互的結構限制更為突顯，並由此可以見出「理一分殊」的意義。人性與物理偏重在解明第一章第三節所說的人物異同，並就人性物理同源以言格物窮理不是心向外逐物，而是心印證內存於己的性理。心性與事理則重在闡明朱子從一宇宙存有的實體理，如何轉變為一非實體性的關係理，以建立實際道德實踐中的理則。最後我處理性理形式綜合的問題，討論「所以然不可易」和「當然不容已」這兩種形式之理。經過層層的釐清之後，希望能突顯「性即理」在朱子思想中的豐富義涵及其重要性。

第二節討論心統性情，以說明朱子如何完成人之作作為一實踐主體的概念結構。文中我從心的兩種主要作用——知覺與主宰，作為展開的基點；接著論述心、性的兩種關係——「心具衆理」的潛存結構之含具關係和「心與理一」的實質踐履之合具關係；然後說明在心統性情的結構之下的心、性、情關係。

第三節則將重點擺在朱子在完成理氣論、心性論後，如何將這些理論與工夫論配合，用來解釋人的修德的進行及完成。本節主要討論朱子的格致工夫，首先我辨明窮理、格物、致知三者之間的關係，說明朱子心對性靜存含具的關係如何轉變為一動態地實踐合具的關係。文末並討論和格致工夫相關的三個問題——求理於外、道德的迫切性、知識與道德的關係。

第三章討論明初諸儒對於其前儒學的承繼與發展。重點在於闡明所討論的這些儒者與朱學的關係。第一節討論曹端，第二節討論薛瑄。這兩位儒者在生活型態上依舊延襲以前的儒者。曹端較之於薛瑄更重實踐躬行，他所留下的文獻資料也都顯示出他的理論承繼前人，無所改創。薛瑄主要論學著作——《讀書錄》、《讀書續錄》——也因為是零星的讀書筆記，難以冀望箇中有什麼較整全縝密的思想系統發生。但二書之中，因博學傾向而呈顯出的開放性，卻值得注意。雖然曹、薛二人對於理氣論都有頗為濃厚的興趣，他們對朱子的理氣關係，都提出了一點意見，但都不夠深入，無法造成實際上的影響。

第三節討論吳與弼，第四節討論胡居仁，最後一節討論陳獻章。康齋嚴於自檢自克，向外擴展的理論極少。敬齋將一貫工夫分論以判聖人和學者之學，他並且特別注重「敬」的觀念，以之為立大本的修持工夫。白沙之自得、自信有類於象山，然其宇宙與我的關係卻與象山不同。觀其一生所求在於此心與此理的湊泊，又將此湊泊完全歸諸於此心之見體立本，實大變於朱學，可說是將朱子心性曲折的結構潛在含具，化為直接的結構潛在含具。因而心性的關係不需再經過外在的窮格之功，心自可以在見體立本

之時，將此性此理收拾，然後將之應用於日用酬酢。此三人理氣論的興趣，不似曹、薛二人濃烈。然對於實踐主體的修持都非常注重。康齋重在克治己心，敬齋重在以敬持心，白沙則重在從靜坐中養心體之端倪。於三人之學中，可見出心概念受到特別的偏重與朱子格致理論的輕落。這明顯的點明了朱學的改變。

第四章，則對本文所做之研究作一簡單結論。

本書改撰自碩士論文。論文得以順利完成，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古清美先生的督促。在撰寫期間，古老師一再與我商訂許多問題的細節，使我有機會察覺到自己立論不夠謹嚴之處。我也要特別感謝張亨先生和何佑森先生：張老師帶領我進入研究宋明理學之門，在研究所期間，也不斷給予我鼓勵、關注和思想上的啓迪；何老師則教導我如何以歷史的眼光去看待思想史上的問題，在為人處事方面更是對我訓勉有加。另外，徐聖心、周芳敏兩位同學熱心地與我討論部分論文，令人感激。我也要特別感謝內子雅婷。在論文撰寫期間，正是國事、家事紛紛擾擾之際，難以有一較長時段的思考空間，使得本文結構顯得較為零散。若不是內子雅婷暫時放下她的論文撰寫計劃，全心全力照顧我和可愛的孩子的生活，這零散恐將具化成片片破碎，那本文的完稿恐也只有在冥漠之中付之未定之天了。最後也要感謝學生書局盧、石兩位先生的協助，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

初稿於 5.20.1990

改訂於 11.1. 1991

於美麻州劍橋

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

目 錄

前 言	I
目 錄	I
第一章 朱子的理氣論	1
第一節 論宋代理學的興起及其理氣論的建構	1
第二節 理氣關係	12
第三節 人物異同	29
第二章 朱子的心性說	61
第一節 朱子「性即理」說意義	61
第二節 心統性情	74
第三節 格物致知	88
第三章 明初理學的發展	115
第一節 曹端	119
第二節 薛瑄	128

· 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 ·

第三節 吳與弼	140
第四節 胡居仁	148
第五節 陳獻章	160
第四章 結論	177
參考書目	181

第一章 朱子的理氣論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敘述朱子理氣論所承繼的思想背景，分析儒、道、釋三家概略的理論形態，再從宋理學家反對釋老的觀點討論理氣論建構的兩個目的；第二節討論朱子理氣論的第一個目的——確立價值存有和個別存在的關係以證明世界的實存性；第三節則討論理氣論的另一個目的——即實踐價值的可能性的偏植，以說明人之所以為唯一實現價值之創造者的原因，和惡的可能來源。

第一節 論宋代理學的興起及其理氣論的建構

陳榮捷對宋代理氣論（形而上學和宇宙論）的興起，有如下的看法：

宋代新儒家之所以發展一種新形而上學，主要為佛老思想之批撥。為應付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為。新儒家必須創建自身之宇宙論與形而上學。以是新儒家造作太極、理與氣等名詞。^①

陳先生指出理學家的創立與破解釋老思想的密切關係。將陳先生之說，揆之橫渠（張載，1020—1077）、二程（程顥，明道，1032—1085；程頤，伊川，1033—1107）三位理學奠基者反釋、老的態度及理論^②，應無差誤。如橫渠對於虛氣的構設即是一最

好的說明：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③

橫渠此處在正面敘述自己的論點後，馬上接著批判老、佛之說，其理論構設的立破關係非常明顯。

這種立破關係，隱約含藏一種意向性，或可稱之爲理論意圖。理論意圖時常先於理論完備之前而存在，而對理論構設的方向發生影響。如橫渠、明道、朱子（朱熹，字元晦，1130—1200）三人在完全肯定儒學所含蘊的人生真理前，都曾出入釋老，尋找自己的生命認同。在他們開始認同儒學之時，其本身理論應還只是在發展的起點，然而其反對釋老的態度、意識卻已清楚地確立。這種意向性使得宋理學家在構設自己理論時，預先決定了其理論某些重要論點與佛老理論的對反性。這種後來理論對於其前理論有意的反對，而且這種反對決定了其部分理論的方向，我稱這種情形爲「對反構設」。如依陳先生所說宋理學家的新形而上學和宇宙論是針對佛氏之空、老氏之無而造作，則造作之時宋儒所構設的形而上學、宇宙論必定會避開空、無的概念，甚至會針對空、無構設出富攻擊性的理論。在這種情形下與其認爲宋儒先立了自己的論點，再因自己的論點與釋、老相異，而去批撥佛、老的論點^④；不如說宋儒是用著「以破爲立」的方式一方面在破除佛、

老的論點，一方面在進行自己理論的構設。在這種以破爲立的過程當中，宋儒會有意地避開或反對釋老的觀點。這種對反構設的情形，在後起理論爲其前理論的反動時，特別突顯，亦爲我們了解理論與理論之間關係時，一重要的切入點。同樣的情形當然也會發生在不同的理學家相互間的批評，如朱子以橫渠的「氣有聚散」說爲同於佛家「輪迴」，故在朱子所構建的理氣論裡，就反對氣的聚散是迴環式的一再發生，（詳見第二節）。

本節即將宋儒理氣論視爲一與佛老思想對反的理論，特別強調其對反性，試著找出宋儒發展理氣論時的大方向。⑤

在理學家之前在儒學的傳統中，即有反對釋老的聲音。這種反對只是站在傳統儒學立場，反對釋空、道無兩概念對儒家倫常所造成的破壞，並沒有發展出新的理論。就歷史事實來看，理學家之前的反佛老運動並沒有成功，則宋儒思有以新的角度，面對面地去瓦解佛、老理論，正是對儒學的新貢獻。而「反佛、老」這件事也是一窺宋理學與其前儒學異同的一個好觀點。下文即就此，一窺宋理學理氣論的承繼與開創。

唐朝韓愈的反佛，是宋前一較爲熟知的例子。在〈原道〉一文中，他提出第一個反佛、老的理由爲：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⑥

這是從儒家所關心的現實社會的民生問題來反對佛、老。接下來，在論述古之聖人和人類之所以留存的關聯後，他將聖人和君、師的觀念結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二個理由：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此則是從儒家所重視的倫常和社會地位次序來反佛批老。

韓愈的反對，完全是站在傳統儒家所肯定的價值的外在呈現（倫常、民生經濟等）來反對佛、老^⑦。他提出解決佛、老問題的方法，則是採用強制性的政治手段^⑧：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也。

韓愈對佛的攻擊，實不涉及儒、佛思想異同的問題。雖然他的觀點可以說是一儒者的觀點，但同樣也可以說他是因於現實的政治考量而反佛。^⑨而且他只想解除佛家社會、文化勢力興盛的現象，而對於佛家之所以興盛卻未深入究查。

到了宋代，以傳統儒學來反對佛教理論的人仍不乏其人^⑩，歐陽修就是其中較為重要者。在他的〈本論〉中^⑪，歐陽修反佛的主要論點在於闡明儒家之禮義，以之為儒家之本。另外也說明了佛家在當時所以昌盛的原因，其實是儒家自身政教的衰頹。並認為要解決佛家所造成的禍患，「火其書而廬其居」並不是正確的方法；除了他所提出來的方法——修其本以勝之——之外，若想用其他方法，都可能造成「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因而他強調只有他的方法是「合乎自然之勢」，雖有迂緩之嫌，但除此皆不可為。

〈本論〉放棄了韓愈以政治力量來解決文化思想問題的觀點^⑫，可以算是一大進步；並且他已經開始反省佛教興盛的原因，

並將之歸因於儒家政教衰敗。然而在積極方面，歐陽修也提不出什麼較為具體的方式來面對佛家思想對儒學所造成的文化壓力。這都因為他只看到儒家政、教之病，卻未嘗對儒家學說的理論缺點有真切的認識而思有所補救。

韓、歐的反佛，並未涉及新理論的興構（即上所說新的形而上學與宇宙論）；而他們的失敗，也正說明了儒學舊傳統的不足。這種不足，一直要到理學的興起，才使儒學灌注了新的生命力，改變了儒學在對抗佛學的局面中一直處於被動的劣勢。

這種新的生命力，無疑是吸收了部分佛、老思考與論述的方式而產生。這種吸納的成果使得儒學開拓了另一境地，以另一種新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思想史之中。以下即完略地點出儒學這一新舊傳統交替時背後理論規模的變化，和說明佛氏之空、道氏之無對儒學新傳統興起的影響。

「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在釋老各自的體系裡，不但是釋老之徒所期盼的修養境界，也是其思想體系對於整個宇宙（世界）一種相應的構設。而這兩種構設都直接或間接粉碎宋前儒學的入世精神和道德價值呈顯的背後預設。

自秦以降，宋以前的儒學可說是一論事的傳統。在這傳統裡，儒學的表現主要分為兩支，一是明經致用講求、體踐治道的儒者，一是言訓詁、究經義的儒生。偶而也有揚雄、王通這類擬續經書的議論儒¹³。三者行為的對象不是實事就是文字，皆為客觀外在的事物。這傳統可以溯源自先秦儒孔、孟、荀三家。孔子尚禮重仁，禮難離事，而且以事言仁；孟子言王道、昌仁政、論史事，其道性善則以事見端、以端發事¹⁴；荀子則特注重禮義、從一完